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情绪调节在特质与情绪间中介效应模型的年龄差异

作者：罗利，黄敏儿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研究选取了大样本，从发展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人的人格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致地考察了情绪调节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年龄对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题新颖，研究内容具有可操作性，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基本合理，研究结论对未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在考虑接收发表之前，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作者修改、澄清和解决。

意见 1：被试选取包括青年(18-25 岁)、中年(35-50 岁)、老年(60 岁以上)这三个年龄段，采用这样间隔的方式分组的依据是什么？

回应：研究旨在探讨青年、中年、老年三个年龄段的特质、情绪及情绪调节的发展模式。关于青年、中年、老年的年龄段划分，国家统计局、心理学及各种民间组织都有着多种标准。例如，发展心理学一般划分是青年(14、15-30 岁)，中年(30-50 岁)，老年(50 岁以上)。国家统计局的年龄划分标准：青年(15-34 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青年划分(14-34 岁)。一般的划分，青年 15-35 岁、中年 36-60 岁、老年 61 岁以上。因此，我们基本上以 35 岁为中年的起点。60 岁为老年的起点。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发展的阶段特点，三个年龄段取样相对集中，青年(18-25 岁)，中年(35-50)，老年(60 岁以上)。实际上，青年组：N=299, M=20.99 岁, SD=2.01 岁。中年组：N=300, M=44.17 岁, SD=4.24 岁。老年组：N=271, M=69.00 岁, SD=7.21 岁。因此，研究实际上对年龄的划分为青年(15-35)、中年(35-60)、老年 60 以上)。已在相应处做了妥善修改。谢谢。

意见 2：2.1 被试部分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年龄老年组”应改为“老年组”。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进行修改，谢谢！

意见 3：研究工具中的情绪调节问卷，该研究中使用的中文版本是由作者自己翻译的还是别人已经修订的？若为自己翻译的，信效度是否得到了检验？

回应：情绪调节问卷是 Gross & John(2003)编制，中文翻译版信效度研究来自李中权、王力、张厚粲、柳恒超(2010)。论文相应地方已标明了出处，谢谢提醒！

意见 4：表中有些内容表达不清晰或者是有误。例如：表 1 中，中年组的正情绪与神经质的相关系数-0.21 应改为-0.21，保持数字格式一样，且表 1 下的注释 a,b,c 分别表达什么意思表达不清楚；表 6 中，青年组的路径，“神-认知重评-负情绪”应改为“神经质-认知重评-负

情绪”。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分为2个表格似乎更合理一些。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对表中的数据格式进行了修改，表1下a,b,c的注释是指不同年龄组在该变量上的差异是否显著，如果均为a则表明不显著，不同的字母表示显著。对表6也进行了修改。此外因单独对描述统计进行列表显得单调，故将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放在了一起。

意见5：文中多处地方提及的表名与图名与实际图表不符合。例如：3.1部分，表1下第一句话，“由表3可知，除外倾外，神经质、认知重评、表达抑制、正情绪和负情绪的年龄差异显著”，应该为“表1”；3.2.1部分第一句话，“总体样本和不同年龄组人格、情绪和情绪调节的相关分析见表3”，应该为“表1”；表4下第二行“由图2可以看出”应改为“图1”，；表4下最后一句话“由表5可以看出”是否应改为“表4”；图4下第一句话“从表4中可以看出”应为“表5”；表6下第二行“结合表7可知”，文中没有表7，应改为“表6”。

回应：已对文中图表序号进行了认真的审核与纠错。不好意思！谢谢提醒。

意见6：表1下第二行“人格方面，神经质随年龄的上升而下降”，以及讨论部分4.1第一段第二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神经质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在老年组中最低”与表1结果矛盾。表1中显示中年组(3.24)低于老年组(3.30)。请作者进一步斟酌。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对数据进行了检查，数据分析是正确的，在表述上出现了错误，并将“在老年组中最低”删除了。不好意思，谢谢提醒！

意见7：3.2.2部分第三段第一行“首先，根据研究假设和前人研究”，然而，本文并没有明确的提出研究假设，也没有列出明确的前人研究来说明自己建立Model2的理论依据。请作者补充相关内容。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经在引言部分增加了1.3问题提出，并根据已有文献提出了本研究中人格、情绪调节和情绪的研究假设及变量相关的示意图。谢谢！

意见8：3.2.3部分第一段第三行“考察模型是否在不同人格类型上是否具有相同的结构”，图2-4是比较不同年龄组情绪调节对人格-情绪的影响，因此此句话是否应更改为：考察模型是否在不同年龄上具有相同的结构？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进行修改，谢谢！

意见9：4.1部分第一段第三行“外倾虽然没有在年龄上显著不显著”应改为：虽然外倾在年龄上不显著。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进行修改，谢谢！

意见10：4.1部分第二段倒数第五行“根据文化与老化的观点，人们会逐渐依照其身处的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系统来调节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特点”。这句话只能体现出文化的观点，并

没有体现出相应的老化的观点。请作者进一步斟酌。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进行修改，删除了”老化”。谢谢。

意见 11：4.1 部分最后一段倒数第三行”并支持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假设和情绪优化理论”。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老年人更愿意与熟悉的同伴相处，更有动机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获得满足感，降低不愉快感。因此是否应该为老年人正情绪越高，与文中得出的老年人正情绪降低矛盾？

回应：研究结果显示，正负情绪随年龄都出现了减弱。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可以比较好地揭示老年组较弱的负情绪。关于老年组报告较弱正情绪的结果，可以有两个方面的解释。其一，反映了文化的差异。论文讨论部分增加了文化与情绪方面的研究讨论。其二，测量方法。研究采用 PANAS 测量正负情绪。其中正情绪测量条目是较强烈的情绪词。如”兴高采烈的、兴奋的、精力充沛的”等。进一步分析发现，老年组的正情绪与中青年主要是在较强烈的情绪上有显著差异，而不太强烈的正情绪上的差异是不显著的。这可能是导致老年组的正情绪显著的低于中青年的原因之一。问题很好，我们对这部分的讨论做了适当的修改。

意见 12：文中的 4.2 部分：人格-情绪间随年龄变化的关系。只说明了人格-情绪的相关随年龄的变化如何变化，并没有解释其原因。本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从发展角度探讨中国人人格与情绪的变化特点，那是否能解释一下中国人这样的人格与情绪的变化特点的原因？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进行补充。中介模型部分的结果显示，中年组的认知重评和表情抑制在特质与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较大。结果可以揭示特质-情绪相关的变化。总的来说，中年组年富力强，正处社会中坚力量，社会认知对情绪调节过程的调节力度会更大些。讨论部分已增加了相应的讨论。

意见 13：4.3.2 部分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同时在中年组中，神经质对负情绪的预测作用在中年组中最低，在青年和老年组中差不显著”。整句话表达不清晰，需要修改，使之能清楚地表达作者的意思。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进行修改，”研究还发现，神经质对负情绪的预测作用在中年组中较低，在青年组和老年组中较高，中年组与青年组、老年组之间差异显著，但青年和老年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谢谢！

文章初稿在措辞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在修改版都做了认真的核定和修改。

意见 14：4.4 研究不足中第一点，”比如黄敏儿和郭德俊编制的情绪调节问习惯问卷还包括了认知重视和表达宣泄的方式”，”情绪调节问习惯问卷”应改为”情绪调节方式问卷”。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进行修改，谢谢！

审稿专家 2 意见：

文章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探索意义，但仍存在多处表述不通顺不准确之处，且相关文献综

述引证不充分、不完善，对部分结论原因解释不足，讨论不充分。建议修后再审。

存在问题：缺乏对情绪、人格、情绪调节及其关系的国外研究最新文献的综述，特别是 2009 年之后的最新研究进展未提及；关于年龄差异的讨论不严谨，用中国中年人与国外老年人相关结论进行比较没有可比性；关于中年组显著结论的原因解释和讨论不足，特别是结论 2 的原因探讨和解释不足。文中尚存在多处表述不当之处，如

1、引言中“国外……降低”不通顺，

1.2“在人格上……元分析看”，“除外倾外”、“国人”均不准确，

3.2.2“采用”重复，

3.2.3“考察模型是否……结构”、

4.2“不一致”错误，4.4“情绪调节问习惯问卷”、“本研究采用的是”不通、有误，全文中的“地”不分，不顺。需修改。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修改稿做了全面认真的修改。主要是引言的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讨论部分。增加了不少新近的文献。加强了阐述思路的条理。方法和结果部分在表达和措辞方面也更加精简了。修改稿对全文的表述做了认真的检查和修改。谢谢！

审稿专家 3

该研究收集了 1000 多名被试，采用横断研究考察了青年、中年和老年人的情绪调节对人格-情绪的中介作用。选题有一样的价值和意义，但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

意见 1：本文附列了大量参考文献，但引言部分的整合力度不够。研究逻辑阐释不够明确。

回应：修改稿在引言部分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整合，也增加了些新近的文献。阐述逻辑方面也做了认真的梳理。谢谢！

意见 2：文中部分引用出现多处问题。

(1)未注明出处。如，前人研究发现“情绪调节在人格-情绪间起着中介作用”，作为学术规范，需注明出处。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进行修改。见 1.1 末尾“人格特质除了可直接预测情绪、社会焦虑、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指标(如 SCL-90)外，也可以通过认知重评为中介路径来影响上述结果变量 (李中权等，2010；田学英，卢家楣，2012)。”谢谢。

(2)部分文中参考文献未在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中出现，比如 Jone ， et al.， 2004， 该参考文献在文中出现多次，但在文后却为列出。

回应：应该是 John & Gross(2004)，已纠正。谢谢！

(3)文中文后参考文献不一致。比如，胡艳华，黄敏儿，2006，在文中年份是 2007 年，文后则是 2006 年。文中还出现了多处类似错误，以上问题需要作者认真仔细的核查。

回应：应该是 2006 年，已对全文的参考文献进行了审核与纠正，谢谢！

意见 3: 通常认为内倾-外倾是一个维度的两端，而作者使用”外倾高” “外倾低”将内倾和外倾分别视为两个不同的维度，请出示这样划分的依据。

回应:措辞方面已经做了认真审核与妥善修正。特质部分的研究只有外倾和神经质两个维度。研究没有划分特质高低分组，一般只表述为某特质的高分者。

意见 4:被试问题。为什么回收问卷中近 20%的都是无效问卷？无效问卷的标准是什么？这么多无效问卷让人担心施测的效度。

回应:在已回收的问卷中，剔除无效数据的标准：(1) 未完成的问卷；(2)有规律作回应或者连续出现 10 个或以上同一回应案；(3)未填写年龄或性别的。只要出现以上任一种情况的问卷个案都会被剔除。青年组被剔除较多，可能是因为集体一起收集数据的缘故。中年组和老年组基本上是一对一的收集，较少被剔除。大样本抽样存在蛮多困难和变数。后续研究需要谨慎处理与克服。谢谢！

意见 5:表头标注的表格数字与文中的数字几乎都不对应，出现这类错误实属不该。

回应:已经做了认真的核对和纠正。谢谢。

意见 6:结果显示女性三个年龄组在表达抑制上差异显著，但描述统计中未区分性别，作者需补充不同年龄组男女的 $M \pm SD$ 。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进行补充，见 3.1”进一步分析性别差异，发现女性表情抑制的年龄组间差异显著($F(2, 484)=8.77, p<0.001, \eta^2=0.035$)，相对于中年($M=12.87, SD=4.63$)、老年($M=14.65, SD=5.82$)年女性而言，青年女性的表情抑制最低($M=14.68, SD=3.82$)；男性在三个年龄组上表情抑制(青年： $M=14.76, SD=3.96$ ，中年： $M=14.71, SD=4.41$ ，老年： $M=15.36, SD=4.79$)差异不显著($F(2, 380)=0.90, p>0.05$)。”谢谢！

意见 7:表 4，神经质与正情绪的总效应是”-0.02”，直接效应是”0”，中介效应怎么是”-0.04”？请作者解释。

回应:对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发现是-0.02 是标准化的，而-0.04 是未标准化的，已将为标准化的-0.04 修改成了标准化的路径系数-0.02。并对表格中的其他数据结果进行了检查和修改，谢谢！

意见 8:请作者解释表 6，中年组被试在外倾—两种情绪调节-负情绪路径上的总效应和中介效应如何计算得来的？

回应:书写错误。”两种情绪调节”应该指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已进行了修改，谢谢！

意见 9:格式问题。例如，段落是否首行缩进 2 字符，参考文献是否悬挂缩进。

回应:根据修改意见已进行检查和修改，谢谢。

意见 10: 文中对英文文献的翻译有些生涩, 需润色。

回应: 已经对文章的阐述逻辑条理及措辞做了全面认真的审核与修正。谢谢!

第二轮

意见 1: 文题标号错误, 如 1. 应为 1.1;

回应: 已核查并修改。

意见 2: 国外文献翻译晦涩难懂, 如”强调理性、客观、中性的认知重评与情绪表达方面抑制掩盖与拿捏, ”不知所云;

回应: 已全面核查措辞并做了相应的修改。

意见 3: 表述不够严谨, 如, 表情抑制预测较差的人际关系及心理健康(John & Gross, 2004), 应加”水平”。

回应: 已核查并修改。

意见 4: 1.3 问题提出似乎太晚了, 与前后文的衔接不通, 表述不成熟, 如, ”基于文献综述, 研究假设, ”不通;

回应: 这个问题很好。给作者很大的促动和启发。这部分有较大改动, 在文献综述各环节, 研究相继提出 9 各假设, 最后指出研究的问题和总体思路。觉得这样逻辑会更清楚些。

意见 5: 修改不细致, 仍有误, 如”老年($M=14.65$, $SD=5.82$)年女性”;

回应: 已核查并修改。

意见 6: 除易怒外($F_{(2, 867)}=1.48$, $p>0.05$, $\eta^2=0.01$), 其余负情绪均随年龄上升而下降 ($p<0.05$)。”缺乏原因解释和讨论分析。

回应: 已做修改和进一步的讨论。

意见 7: 目中” 3.2.2 特质、情绪和情绪调节的结构模型(总样本)”要去掉括号, 可在文中说明; 下同。

回应: 总样本及不同年龄组的中介效应结果在一起了。标题有相应的修改。

意见 8: “三个年龄组的情绪调节在特质-情绪间的中介效应及预测区间。” “结果表明, 仅中年组有显著的部分中介。” “正情绪体验(尤其是较高唤醒的正情绪)减弱是合理。”等类似表述不完整。

回应: 已核查并修正。

意见 9：“因此，需要从情绪调节在特质-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年龄组的差异来理解这个相关的形态。”什么“形态”不清楚。

回应：已修改。

意见 10：总体文章尚需逐字逐句进一步细致修改、斟酌推敲。

回应：是的，已经全面认真修改了。

第三轮

意见 1：研究问题”在人格特质与情绪之间，情绪调节如何影响这个模式的发展？”，”这个模式”表述不清楚。

回应：是的，已修改。

意见 2：具体问题(3)表述过于冗长，如“研究认为，如果认知重评和表情抑制作为中介路径影响了特质与情绪之间的相关，那么，随着年龄的发展，情绪调节的作用会改变特质与情绪之间相关的密切性。研究将系统分析特质-情绪调节-情绪的中介效应在青年、中年、老年三个年龄组之间的确切差异，从而获得关于情绪调节在特质与情绪之间有效作用的发展模式的实证依据。上述 H1~H9 为研究基本假设。”须高度概括。

回应：问题提出部分的表述修改如下：“在人格特质与情绪之间，情绪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及其发展趋势如何？这是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着重探讨以下问题：(1)特质、情绪调节与情绪的发展趋势；(2)特质-情绪之间相关及发展趋势；(3)情绪调节在特质-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及发展趋势。具体假设见上述 H1~H9。”

意见 3：21 页引用标注有误(e.g., Soto, Perez, Kim, Lee, & Minnick, 2011)?

回应：已修正。

意见 4：23 页讨论“应用角度的考虑，”与上下文不衔接、突兀。

回应：已修改。

意见 5：“研究考虑”应为“研究方向或研究展望”更合适；“研究局限：”显得生硬，可正常表述，自然过渡。

回应：已妥善修改。

意见 6：全文修改后字数是否太多？还需兼顾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回应：正文字数(不含摘要、图表)少于 10000，符合学报要求。

第四轮

意见 1: 文章经多轮修改, 改进不少,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本研究的重点没有在文章中突出出来。情绪调节在特质与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早已被证实, 许多心理咨询就是建立在相关研究解除之上的, 似无需再做多一个类似的研究。因此本文关于中介作用的结果对心理学的贡献很小, 若仍以此为本文的重点, 理论意义不大, 则没有发表的价值。 2、本文调查了三个年龄阶段的被试人群, 因此可考察年龄对于中介作用模型的调节作用, 因而突出在不同年龄阶段, 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有所不同。这应成为本文的重点。(!!) 我国当前不同年龄人群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家庭文化等等的差异, 因此考察他们的情绪调节作用、并着眼于寻找出不同的干预方式, 就具有了较好的现实意义。 3、建议作者再重新编排本文的整体结构, 突出年龄调节变量这个重点、强调情绪调节手段的现实意义。 4、另外, 在行程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的前言部分, 要更加具体和深入, 即不要泛泛谈“人格特质”或者“情绪”, 而是要直接论及“神经质”、“外向性”和“正、负向情绪”, 以及前人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探索结果, 并加之具体展开“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情抑制的介绍。策略很多, 为何本文要选择认知重评和表情抑制? 另外, 表情抑制的中介作用似乎不大, 也要给予说明

回应: 感谢编审的意见! 我们认真考虑了编审的意见, 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三个年龄组情绪调节(认知重评和表情抑制)在特质(外倾和神经质)和正负情绪之间相关及中介效应的发展模型比较上面。我们同意研究结果与已有许多前人研究一致, 这也可以说明本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另外, 情绪调节在特质和正负情绪之间有中介效应确实已有不少研究, 许多临床心理实践也是以此为原理开展的, 可是, 从认知重评和表情抑制角度测量情绪调节, 并验证其在特质和正负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还不算多, 研究结果可以补充和加深这方面研究的实证依据和理论观点。我们认为, 保留这方面的研究, 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的。因此, 研究结果部分基本保持原样。

但是, 我们认真采纳了编审的意见, 将各变量及相关模型的发展趋势作为研究的重点。我们在引言问题提出、研究假设、讨论部分, 以及摘要文献等环节做出全面的修改。在阐述人格特质、情绪调节及情绪等概念时, 已修改为直接阐述认知重评、表情抑制、外倾、神经质、正负情绪等变量。另外, 关于表情抑制的中介效应, 中年组出现了显著效应的, 青年组和老年组没有。我们在讨论部分有讨论了。因为研究没有涉及文化变量的测量, 文化差异部分的讨论也删除了。

再次感谢编审的意见, 让我们有机会精益求精, 不断进步。

第五轮

意见 1: 作者仅仅收集了 1000 余份, 分青年(15-35 岁)、中年(35-59 岁)及老年(60 岁以上)组, 每组 2、3 百人, 完全没有提供被试的其他信息, 如城市、农村; 民族; 教育水平; 职业等, 如何令人信服作者的发现就是因为年龄的分组不同而导致的? 并由此推广至(地区、中国、

亚洲??) 青年、中年、老年三个年龄段? 希望作者对此做一回应。

回应: 感谢主编意见! 我们在研究方法的“被试”部分补充说明了被试人口学变量(例如, 性别、城乡来源、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等)。研究检验了这些人口学变量在特质、调节及情绪之间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可能影响。结果显示, 上述人口学变量对模型没有显著地影响, 对正负情绪(结果变量)的路径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因此,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时就没有将这些变量放进去。在讨论部分, 我们增加了抽样讨论及推广方面局限的讨论。

同时, 我们也再次全文阅读, 在措辞上也做了进一步的润色, 再次感谢!